

乡村漫笔

麦香深处丰收年

■ 谭艺君

当布谷鸟“布谷布谷，割麦种豆”的啼鸣声在城市上空响起时，行走在林立楼群之间的我，嗅到了浓烈的麦子成熟的气息。风吹麦田千重浪，我所在的城市，成为金黄色大海中一个小小的岛屿。这是一年中最大规模的成熟，广袤大地涌动着喜人的色彩。

5月31日下午，我和同事与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起，到召陵区的一些村庄了解麦收直播情况。

在召陵区召陵镇后油李村附近的麦田，麦浪滚滚，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。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，在田地里穿梭。伴着阵阵轰鸣声，一排排金黄的麦穗被收割机吞进“肚”里，脱粒、秸秆粉碎一气呵成，饱满的麦粒堆满了收割机的储粮仓。运粮车等在地头，瀑布一样的麦粒从收割机倾泻而下，注入运粮车。

“麦忙的时候，机器日夜不停歇，农机手轮换作业。”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技术人员告诉我们。

一阵风掠过，吹向麦田腹地，麦子齐齐扛扛，把饱满的麦穗举过头顶。我随手扯下一个麦穗，揉碎、轻轻一吹，饱满的金黄籽粒，温暖了我的掌心。放进嘴里咀嚼，麦香里有阳光的味道。成熟的麦田蕴含着强大的能量，点亮万家灯火，孕育新希望。

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告诉我们，今年我市麦收比往年提前了几天。从5月23日舞阳县辛安镇小麦“第一镰”开割，全市近240万亩小麦大规模机收随之全面展开。目前，麦收已接近尾声。我们一路向西，大部分麦田已收割完毕。沃野平畴，散发着淡淡的麦香，流淌着颗粒归仓的喜悦，像刚刚分娩的产妇，宁静安详。

在青年镇高标准农田里，麦茬泛着金黄，那是太阳的颜色，也是土地的颜色——麦子的金黄已经渗进土地的骨髓里。该镇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播种施肥滴灌一体机正在田间穿梭，机器轰鸣，夏播在火热进行中。该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谢国兵55岁，黝黑的脸上挂着汗珠，衣服上沾满了泥土。土地一样朴实的谢国兵担任召陵区农机联盟协会会长，他的农机合作社目前有100多台大型农机。“现在，小麦、玉米、花生、红薯等农作物全部实现了全程机械化，红薯有收获机，收花生有花生机，打农药有无人机、自走式打药机，浇地铺有地灌带。农忙时节地头基本看不到人。”谢国兵告诉我们。

麦香深处话丰年。我们驱车在召陵区的乡村间穿行，不时与收割机、播种机、运粮车“狭路相逢”，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进入老窝镇，道路两旁

渐渐热闹起来，不少村民在树荫下摆摊售卖应季果蔬，西瓜翠绿、杏子金黄、鲜桃红艳、黄瓜翠绿鲜嫩。在老窝镇二郎村附近的农田里，麦子已收割完毕，地头整齐地码着像小山一样的秸秆捆垛。几辆红色的打捆机正在田间作业，把收割后的秸秆打捆成圆柱体。禾硕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于江豪跑前跑后忙碌着，一边指挥打捆和夏播，一边联系业务。虽然脸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黝黑，但是他非常高兴：“我们种植了1200多亩小麦，亩产1300斤左右。”于江豪30多岁，淳朴诚挚，话语简洁。他以前在外地经商，看到农业经济大有可为，去年回到家乡，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，成为种粮大户。他有多台打捆机，免费为周边农户打捆秸秆，并负责回收，再将这些秸秆作为饲料卖到甘肃、宁夏等地，实现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

踩着麦茬行走在田间，丰收的景色如此动人。一群群捡食麦粒的喜鹊起起落落，像一群岁月的守望者，扑棱着翅膀，传递着收获的喜悦。田间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在用喷灌设备浇水，一股股白色水雾均匀喷洒在田里，滋润着刚播下的玉米种子。

在青年镇侯庄村的农田里，一名正在浇地的农民脸上满是收获后的幸福和满足：“我家4亩多地用收割机仅半

小时就颗粒归仓。收麦、播种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。两天时间，麦口就过去了。”他告诉我们，他今年46岁，小时候，收麦子是用镰刀，大人去割麦，他负责往地里送饭、送茶，深刻体会过麦忙时节农民的辛苦。我在某微信公号里看到网友在感叹：“漯河这么快就麦收了。”是的，仿佛一夜之间，麦子黄了、熟了；又仿佛一夜之间，麦忙过去了。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所描述的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，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。

在青年镇金土地农机专业合作社院内的中原农耕文化展示馆，曲辕犁、耘耩、耩车、木锨、木杈、锄头、耙子等传统农具，让“70后”的我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的麦忙时节。在鸟儿尚未醒来的黎明，父辈就手握雪亮的镰刀走向麦田。太阳火辣辣地照着，他们在麦地里弯腰收割，汗水滴落在焦渴的土地上；他们奋力拉着架子车，把一捆捆麦子运到场里。“吱吱呀呀”的石碾唱着劳动号子，木杈将麦秸翻下、挑起，碾场、翻场、起场、扬场……繁忙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锁住了炊烟袅袅的村庄。一直忙碌半月有余，等金黄的麦粒收入粮囤，农人的身心才放松下来。我们这些孩子，都到地里去拾麦穗，不浪费一粒粮食。岁月嬗递，泥土散发芬

芳。麦浪里翻滚的幸福，是一条澎湃的河流，一直在岁月里不息流淌。如今，麦忙时节，农民不再挥舞镰刀汗如雨下，但是谢国兵、于江豪这些新农人以及我在田间邂逅的农民，他们依然有着世世代代古铜色的脸，他们脸上那丰收的喜悦是一样的，他们对土地的深情是一样的，他们身上依然浸染着阳光的色彩，农民勤劳、善良、淳朴的本色永远不变。

“当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，古老的农耕文化孕育出新的希望。”中原农耕文化展示馆的宣传片里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沙澧大地土地膏腴、物产丰饶。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的土地上，乡村振兴如火如荼，古老的农耕文明正展现新的魅力和风采。一群群新农人逐梦乡村，带来了新气象、新希望。他们像一株株朴素又饱满的麦子，坚韧地站在田野里，贮藏起热情饱满的能量。他们明亮的梦想，在四时更替中变幻着翠绿与金黄。

清澈的沙澧河水不息流淌，灌田亩、润苍生，一缕缕动人的柔波映照着一幅幅丰收的田园画卷。以现代农业产业丰收为底色，依托丰富的农产品，勤劳聪慧的漯河人正在沙澧大地上描绘壮阔的食品产业长卷，铺就田间到餐桌的宏伟蓝图。舌尖上的漯河，将会越来越美好、越来越幸福。



豆腐往事

■ 王 剑

起初，我对豆腐并无好感。

小时候邻村张庄唱大戏，我和哥哥跑了十几里山路前去观看。其实，对小孩子来说，听不听说不重要，他们图的只是那份热闹。我俩强忍着看完戏，饥肠辘辘地往外走。这时，看到桐树下竟摆着一排小吃摊，有卖油条的、有卖肉盒的……我的魂立马被勾住了，奢侈地想：要是能来一叠水煎包，外搭一碗油茶，该多美！哥哥见我不走，犹豫着从兜里翻找，摸出了五分硬币。能买些什么呢？我俩合计半天，最终只买到了一小块生豆腐。哥哥分给我一半，我咬了一口，觉得凉凉的，一股豆腥气，口感实在太差。从此，在我有限的食谱里，豆腐总是被排除在外。

这种情况，直到我上了大学才慢慢有了改变。每到饭点，学校食堂的墙下准时会出现一辆手推车，手推车上一个大号食品桶上搭着干净的白布，工作台上摆满了盛放佐料的瓶瓶罐罐。摊主是一位干练的开封大妈。有顾客时，只见她用不锈钢勺勺在桶里刮几下，然后麻利地点入生油、香油、咸豆、胡萝卜丁，一碗色彩明艳、香气扑鼻的豆腐脑就盛好了。我尝试吃了一碗，谁知这一吃，就一发不可收。四年中，我隔三岔五就要吃一回。有闲时，我会专门跑到开封的小巷子里，另寻一家小吃摊解馋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到漯河工作。闲暇时，我爱逛大街小巷，发现这里的小吃很“讲究”：三轮车上放个加热桶，就能卖热干面；豆腐脑盛到碗里，一勺白糖就打发了。我对这种“懒散”的做法很不适应。一天，我要了一碗胡辣汤，突发奇想让摊主加进两铲豆腐脑，发现同一碗里，一半酱色，一半乳白，咸甜兼有，味道真不错。

说到豆腐的盛行，我们应该感谢西汉淮南王刘安。据传，刘安的母亲喜欢吃煮熟的黄豆。有一次，刘母病了，不能吃整粒的黄豆。孝顺的刘安叫人把黄豆磨成粉，加水熬成豆浆，再放些盐卤调味。奇迹出现了：汁状的豆浆，竟然凝成了豆腐花。刘母吃后赞不绝口，病情很快就好转了。刘安一生炼丹修道，碌碌无为，却因发明豆腐而名载青史，

倒也是一桩趣事。

今年食博会，我在很多展区看到不同类型的豆腐制品。没想到，普普通通的豆腐竟然这么受欢迎。

漯河人吃豆腐很讲究。有一种菜品叫石烹豆腐，嫩豆腐切成方块，裹上鸡蛋液或者淀粉，炸至外酥里嫩，放到提前烧热的铁板上。小米辣、蒜末炒出香味，依次加入清水、白糖、鸡精、白胡椒、生抽、老抽，勾入水淀粉。然后，把烧好的汤汁浇在豆腐上，撒上葱花。这样，一盘冒着热气的石烹豆腐就做好了。我喜欢吃的是麻婆豆腐。豆腐切成骰子大小的块，锅里倒入花生油，加豆瓣酱、辣椒面、酱油、盐、白糖爆香，倒入高汤和豆腐块，滚煮几分钟。起锅时，撒上花椒和葱花就行了。麻婆豆腐具有麻、辣、香、嫩、鲜的特点，再配上一碗米饭，真是绝了。干锅干叶豆腐相对容易烹制，把五花肉煸香，倒入炸过的干叶豆腐，加日常调料和青红椒、花菜、洋葱、蒜苗，焖煮一会儿就可以装盘了。干叶豆腐口感弹滑鲜美，也是一道好菜。

豆腐的民间吃法相对粗放一些。比如热豆腐，豆乳凝固后，不用按压，直接装在大铝盆里。吃的时候，用竹刀刮下来一碟，浇上盐水、芝麻盐、辣椒、香油和香椿汁，简直太爽了。蘸汁豆腐是把老豆腐加热，切成滚刀块，浇上事先配好的酸辣汁，吃起来另有一番风味。

在舞阳农村，有一种传统美食——芝麻叶豆腐脑，前面的环节如“择豆”“井水泡豆”“石磨磨豆”“吊浆过滤煮”“点卤”等都与制作豆腐一样，最后拌进面糊和泡发的芝麻叶。起锅后，盛上一海碗，放一勺酸辣芹菜丁、花生碎和芝麻酱。那种软糯鲜香的味道，一定会让你胃口大开。

“芝麻叶豆腐脑，惹上三碗才叫饱。”听听，这话里话外透显的都是咱漯河人的豪爽。



诗风词韵

麦子黄了

■ 宋离波

一排排沉甸甸的麦穗
在阳光的照射下缓缓摇曳
每一寸土地
都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华裳
微风轻轻拂过
一浪一浪的麦子
向前涌动，层层叠叠
每一个起伏
就是一个跳动的音符
在天空和大地间吟唱

随着犁铧的闪亮，旋入土壤
它们将奔向使命
去完成一项华丽的涅槃
一滴一滴的汗渍
一层一层的老茧
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
倾诉着岁月的悠长

这是一场奔赴
是一场心灵的震撼
更是一场希望的盛宴
在沃野千里的大地上
璀璨而耀眼



好“丰”景

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

麦收记忆

■ 侯世民

小时候，麦收如同打仗，男女老幼齐上阵，从割麦、打场到种上秋作物，要忙大半个月甚至更久。等到麦熟，男人女人都累秃噜一层皮，骡马大牲畜也都瘦了一圈。小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，去田里拾麦穗，也都晒得黑黑的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孩子们的内心是快乐的。

以前，我市各地农业生产条件还很落后，人工割麦、牲口打场、人工扬场，最后再把麦秸垛起来。小满前后，各地有麦会，唱两台大戏。各类生产物资、生活物资，还有各种小吃摆在那儿。大人到会上是为了买镰刀、木杈扫帚牛笼头之类；小孩子见啥都新奇，说是去看戏，其实是为了一口好

吃的：一个热烧饼、一碗胡辣汤、咬一口满嘴流油的香酥油条……

后来，农村逐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小四轮拖拉机、割晒机、脱粒机、水泵、喷灌机等农业机械迅速普及，人们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那时候，拖拉机成了香饽饽，年轻人说媒都要问：家里有车（拖拉机）没有？

20世纪90年代开始，收割机增多，河北、山西等地的收割机开始来河南收麦，跟着小麦成熟的脚步，依次北上，拉开收割机跨区作业的序幕。使用收割机的第一年，我市一部分群众不愿意用，一是心疼

钱，二是担心脱粒不干净。第二年，大家见证了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，抢着用。在外打工的人，农忙时不用请假回家收麦了，只需要寄钱就行了。

那些年，本地的收割机较少，加上外来的，依然供不应求。拖拉机上加装的背负式收割机很抢手，走到哪儿都有人拦。

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也成了收割机机手。20世纪90年代末，单位成立农机作业服务队，买了一台新疆-2联合收割机、一台背负式联合收割机。我是新疆-2联合收割机驾驶员之一。刚开始，我们先在城郊收麦子。麦子熟，割茬

低、速度快，收割机喂入口容易堵，我们要捣鼓一个多小时才能弄好。这时，我们知道小麦成熟度、小麦产量和收割机行走速度的关系了。城郊的小麦收完后，我们转战到莲花镇泥河洼。泥河洼地多车少，一群人跟着一台车，到了半夜还有人跟着车。我彻底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。

本地麦收结束后，我们到河北省临漳县收麦。我感受到了“麦客”的苦：饭不定时，居无定所。苍蝇、蚊子多，白天热、夜里凉。饿了吃一根黄瓜、剥一个变蛋，渴了就喝井水。刚开始，我害怕闹肚子，后来见没有事，就开始喝生水了。

在临漳县的地头，我喝浇地的井水也没有事。累了，在树荫下倒头就睡。

如今，本地的收割机、拖拉机缺口不大，加上外地来的，早已供过于求。

本地从小麦大割开始，三天就结束“战斗”了。群众在地头就能卖粮，方便极了。再用一天贴茬播种玉米、黄豆等秋作物，总共一周左右的时间麦收就结束了，人人都能感受到农业机械化的威力。

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站在滚滚麦浪之中，总有一种喜悦感扑面而来。吃着带有麦香的馒头，总会想起那些拿镰割麦的日子，耳畔不时响起布谷鸟的叫声。

岁月凝香

别样情怀

■ 郭彩华

又是一年麦熟时，金黄的小麦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，一望无际的麦田诉说着农民丰收的喜悦。

常言道：“三秋不如一夏忙。”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，那一幕幕麦收的场景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，定格在心中。

每年麦收，最担心的就是遇上下雨天。爸妈借着月色，摸黑下地收麦。等我们醒来，我负责烧火，哥哥负责做饭，煮个鸡蛋、热个馒头，最后，

带上妈妈腌的糖蒜，跑到地里送饭。

此时的麦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，大人挥舞着镰刀，像在比赛，整整齐齐的麦秆堆在身后；小孩儿们在麦地里奔跑、打闹。

印象最深的是和小伙伴一起捡麦穗。6月的天空中没有一片云，阳光如火，仿佛把大地置于一个巨大的烤炉之中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结伴捡麦

又是一年麦熟时

穗的热情。因为大人承诺：捡麦穗能换西瓜。想到早晨把西瓜放进冰凉的井水里，炎热的午后捞出来，妈妈拿大刀把西瓜切成一块块。一口咬下，汁水四溢，炎热一扫而光，暑意全消。

我们把捡回的麦穗倒在麦垛旁，一直强调这是自己捡的。大人笑着说：还要接着下地拾，回来给你们买冰棍。我们高兴得一溜烟儿跑到地里接

着拾麦穗。

麦子全部收割回来后，整齐地堆放在场里。脱粒机一开，有人负责向机器里送捆好的麦子，有人负责挑麦秸秆，接麦粒的工作就交给了孩子们。尘土飞扬中，不一会儿，孩子们个个成了小花猫。笑着干着，大家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看着一袋袋的麦子，满身的疲惫也荡然无存了。

如今，麦子成熟时，再也

不用起早贪黑收了。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中穿梭，收割、脱粒、秸秆就地粉碎还田，不到20分钟一亩小麦就收割完了。机器替代了人工，解放了农民的双手，也见证了我国农业越来越强大。

又是一年麦熟时，只愿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农民辛勤耕耘换来满满的收获，国家的粮仓满满当当，农民的生活幸福美满。